

增像全圖之國演義

(中)



据光绪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影印

增象全图三国演义(上、中、下册)

(元)罗贯中原编 (清)毛宗岗等重编并加评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古籍书店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清泰街488号)

江苏邗江珂罗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25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 10103·399 定价: 8.80元

暫不棄亂納甄氏

玉蕭館主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下二

第三十三回

鄧嘉遺計定  
遼東

莫聲振子

十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玄圃舊隱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八十一

第三十四回



鍾皇叔躍馬過檀溪

西今  
散人  
鍾皇叔



第一才子書卷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尙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竄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毋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合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為繼兒乎。紹妾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為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為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

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早言顛頤。焚僖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顛頤。以狗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為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讐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為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為真慈悲乎。為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鬪。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滅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却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為甄氏立皇后伏筆。曹操有黃星之應。曹丕亦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



相映成趣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不曰此女何人劉氏曰

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不掩此女近前見披髮垢

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二語包着一篇洛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

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

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驕甚操大笑奸眾將聞言

俱懷不平為後許褚殺許攸張本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

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妬婦此時何無烈性操教喚出甄氏拜於

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本謂袁諱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却弄出曹氏娶袁氏之婦奇絕幻絕操

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奸雄身段顧謂眾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

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

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以前之

語却從此處補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

氏劉氏受賜不羞愧否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雄收拾民心處一面寫表申朝操自

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

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

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早在呼阿瞞之時矣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

相戲耳何故殺之

奸雄假話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都是奸雄

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

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

別駕從事此奸雄收拾士心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

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衆多崔琰却惜其匱乏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

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

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呂布

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迥遙相對

劉表表請立德商議立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擒救之無益况

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立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

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正敘譚操相攻忽夾敘備表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

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先責其降操後勸其睦尚又與袁尚書

曰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

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先言睦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

和事人不止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

勦一邊也

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行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

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已則放之，而非我者，軍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

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紹應前文，起甚。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

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

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尚相和，求救於袁尚耶。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

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辛。

評不與弟合，是為公。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

耶！評聞言，氣滿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辛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

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不惜百姓者，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

執刀鎗聽令。次日，日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

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

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北方百姓大是當災，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

陣中。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叔殺姪，堪矣。一笑。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

拈弓搭箭，射下城濠人馬，俱陷。郭圖驅民為兵，宜其死也。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三十三回 二

熙朝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

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袁

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王修哭袁譚之首極似樂布哭彭越之頭因諫袁譚被逐

前前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

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語從血性中流出讀之可以作忠操曰河北

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吾安敢正眼觀此地哉連前沮授審配辛評等總贊一句

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

不答好王操曰忠臣也明於兄弟之義者必知君臣之分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

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人皆袁氏舊將正與王修反照

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前止策照尚此忽帶補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

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歃血為盟共議背

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歃血循至

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

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珩自眾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是奇士

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不殺韓珩亦是奇士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

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

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

敘事甚省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

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敘韓珩不降接敘二呂曠等引

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

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

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命而降譚又舍譚而降操今

反覆矣幹乃信而復舍操而降幹即使真降亦當慮其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

不疑宜其敗也敘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

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

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

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康不敢納二袁此先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

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操先有公孫康送二袁之頭此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

次取冀州又次取幽州今先有王琰送高幹之頭作引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

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敘事又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

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

投烏桓不足患而劉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

備投劉表為足患先說烏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說

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先說烏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說

烏桓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先言劉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三十三回

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

次言劉備可慮而不足慮。

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

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

四句抵得一篇塞上行。

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

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

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

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

病人能作如此

壯健語，母怪今之壯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語也。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道官以引路。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

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

地勢如

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

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道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

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

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

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

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蒙厚恩全活，為幸多

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

田疇為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不答。

操義之

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

乏糧，殺馬為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

回想決漳河通白溝之時，何水之多，而今何水之少也。只則極濕乾則極乾，前後映射成趣。

操回至

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倭倭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與袁紹之殺田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

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唯奉孝最少

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前哭袁紹是假哭今哭郭嘉是真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

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此微露一句操拆書

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說明妙甚次日夏侯惇引衆入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

賓服此處諸將口中點出妙甚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為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

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語疑諸將皆不肯信諸將不肯

信即今讀者亦不肯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

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

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

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時即聽其言又不足為奇康曰只怕曹操引兵

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有此一折方見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

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皆在郭嘉遺計之奇嘉料中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

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

可復河北也不出公孫恭之料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

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在

郭嘉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在牀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嘆目言曰汝二人

料中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寫得突兀驚人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席上砍下

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水來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

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葫蘆內賣甚

藥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

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

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書略曰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

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

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衆人眼中看出妙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敘

郭嘉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樑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

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亦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柱

上憑欄仰觀天文將敘地下金光先敘天上星文關筭絕妙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又為後文



赤壁兵  
敗伏陳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

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卽以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虎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為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丕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暱後妻。劉表亦暱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